

具象 抽象 形象

慧 禪

——論佛教對中國寓言的貢獻(下)

佛門中，人人都知道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稱頌西方極樂世界的「淨土宗」的本經——《阿彌陀經》，這是佛陀說法中唯一一部「無問自說經」（其他都是問答式的），所以全稱是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這部經中主要是描述性的，稱頌西方極樂世界是如何如何的美妙，七寶蓮池，八功德水，四色蓮花，黃金鋪地，樓閣都是七寶做成，衆鳥齊鳴，常作天樂。他強調：在此生活，沒有煩惱，只有快樂。以上述說，也仍然是譬喻。

又譬如，佛教徒人人都會背誦的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是《大般若經》的心要。連標題算在一起，全部386個字。什麼叫做「般若波羅蜜」？「波羅蜜」是梵文音譯，意譯成漢語是「度」。所以，佛經中六度就叫六波羅蜜，是六種修持方法門徑。那麼，什麼又叫「般若」呢？其準確的含義沒有適當的漢語可以表述，故而佛教翻譯界作出約定，只表音，不譯意。如果要說「般若」大概的意思，就是佛的智慧。佛智不是知識，不是聰明，不是經驗，不是思辨，而是超越自我中心

的態度。如果，把「般若波羅蜜多」這句話的原意譯出來，就是以「智慧之舟度過苦海，到達彼岸」。這本身就是一個譬喻。筆者見過上海靜安寺文物樓的一件珍貴文物，北宋書法大家蘇軾書寫的《心經》真跡。但該件《心經》與我們現在念頌的《心經》譯文上有差異。我們現在一致公認的是唐三藏法師玄奘的譯本。蘇軾書寫的《心經》是由他的弟子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翻譯的。譯文中就把「般若波羅蜜多」直接譯出：「以智慧之舟度到彼岸」。玄奘之所以不直譯，因為他認為如此譯出不妥當。讓學經人自己去思考，去體會，去琢磨，去理解，去領悟。經中所謂的此岸，就是我們芸芸衆生居住的生活的娑婆世界，人人都會有或多或少的苦難和煩惱，稱為穢土。所謂彼岸，就是淨土。淨土在哪裡？不是在遙遠的地方，而是修持者修到心中沒有絲毫的雜念（度苦海），也就沒有煩惱可言了，正確認識人與宇宙的關係，成了正果。「心淨了」，周圍世界就是「淨土」。翻譯佛經是一件極其嚴肅、極其認真事情，經

過多次討論、校驗，翻譯者十分準確地使用「度」，而不用「渡」。這就明確的告訴讀者，這裡所指的此岸與彼岸，不是空間概念，而是時間概念。明顯的，《心經》裡所用的苦「海」和「岸」都是譬喻而已。那麼，以此來看《阿彌陀經》的描述，也是譬喻了。

再說《大正藏》第三卷有一部經名《六度集經》，實際就是一部短篇小說集。全書按六度分門別類，共計敘述了八十一個獨立成篇的故事。當然，通過生動故事，目的是闡說佛教的教義和教理。佛教經典的大量譯出流布，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可以說至大至深。不妨說一下中國的一些早期小說，諸如《搜神記》、《續搜神記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酉陽雜俎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舍利感應記》等，從中都可以找到佛典的痕跡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這是擴大了的寓言，或者說也是有喻依的「喻體」。

東晉時，佛經翻譯家改變過去簡單直譯的方法，創造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——翻譯文學，為中國文學史開闢了新園地。姚秦鳩摩羅什譯出大量佛典，由他主譯的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和《大智度論》等，譯文弘麗優美，語意顯明曉達。從文學角度看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這三部經典，為歷代文人所喜愛，

常被人們作為純文學作品來研讀，對文學界影響至深至遠，其中對寓言的再起波瀾，是有很大的作用的。

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黃金時期，隨著佛教在中國的落地生根，自然而然的佛教經典的翻譯是大量的。流布所及，佛經中生動形象的譬喻手法，比之乾巴巴的邏輯述說、從概念到概念的理論，更容易為大眾所接受。這裡要特別提出的是，除了大部頭的佛經而外，僅以「譬喻」為名的佛經，就不下六種。魯迅先生注意到佛教帶來的寓言的有益營養，可以從中吸取，譬如，他指出《酉陽雜俎》十八條中的陽羨鵝籠書生的故事，就是由《雜譬喻經》的「壺中人」脫胎演化而來的。《雜譬喻經》是三國時吳地康僧會譯出的。把南亞次大陸的寓言故事作為喻體，附以佛教教義教理為喻依。這些譬喻經中，以《百喻經》最有條理，此經由南齊求那毘地譯出，二卷。列舉故事九十八條，號稱一〇〇條。文筆樸素簡練，故事生動有趣，佳喻很多，確實可以起到怡情益智的作用。作為思想史的資料，魯迅先生個人捐資刻印《百喻經》，以廣流傳。從文學發展史來看，《百喻經》等寓言故事的譯出，為我國的寓言創作注入了新的血液，對我國後世的寓言文學產生積極的影響。佛教對中國文學界的影響，是正面的單向滲透，雖然說在價值觀、世界觀、人生觀方面會有些宗教的影響，但

是佛教為中國文學帶來新的文體和新的意境，正面的貢獻是很大的，影響是深遠的。同時使得已見式微的中國寓言，再度興起。這裡不妨引入《百喻經》中一則《愚人食鹽喻》為例：

昔有愚人，至於他家。主人與食，嫌淡無味。主人聞已，更為益鹽。既得鹽美，便自念言：所以美者，緣有鹽故，少有尚爾，況復多也。愚人無智，便空食鹽，食已口爽，返為其患。譬彼外道，聞節飲食，可以得道。即便斷食，或七日，或十五日，徒自困餓，無益於道。如彼愚人，以鹽為美，而空食之，致令口爽。此亦復爾。

這則故事說，鹽少了，淡而無味；加了鹽，味美了；追求更美，空口大口吃鹽，以致嘔吐。如果用中國的文學語言來表述，是不知道「恰如其分」，或者不知道「恰到好處」。孔老夫子的話「過猶不及」，我看還是改為「過尤不及」吧！西方人說，真理過了頭，就成為謬誤。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說法：「大餅不焦不香，太焦了要苦。」畢竟是文豪的說法，真可謂精彩之至，語言淺得行車賣漿者都懂，道理講得十分透徹。但上述種種說法，又那裡及得了上面故事的形像生動？「便空食鹽

，食已口爽。」空口大口地吃鹽，吃完了便嘔吐。把調味品當作食品，認為如此可求得更多美味，這個想法本身就要令人作嘔。捧腹大笑之後，不妨回顧一下，我們生活中為了追求美而減肥，自己無限制地節食，直到餓死，這種事情還少見嗎？可見這則寓言的現實意義和生命力。說到寓言的魅力，再讓我們回顧前面提到的被電扇和空調置換下來的摺扇，若從藝術角度看，不要說古名家的扇面，以古玩論，其價值就不好說了，就是當代書畫大家的一頁扇面，其價值，比十台名牌空調，或百台電扇應是綽綽有餘吧。這就是藝術的魅力，其價值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。我們現在怎麼來估量《百喻經》的藝術價值都不會過。至於《伊索寓言》，以及其後的《克雷洛夫寓言》都是很晚才進來的洋文化，也是可以借鑒的，但若論歷史的影響，就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四、

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，一種文化對其他異質文化介入的認可，似乎並不是搭積木式的簡單拼湊。既然得到認可，不同類型的文化湊在一起，難免要發生碰撞，產生火花，這就會孕育出極富生命力的新的文化，滲透

到本土文化的肌體之中，甚至會不同程度地改變本土文化的形象。其實，從古今中外歷史看，文化交流是不能封鎖、不應封鎖、也無法封鎖的。佛教是外來的異質文化，他在中土的行跡，讓人明顯地感覺到，這位異鄉客人對於一向穩固持重的華夏文化發生熱烈而巨大的作用，就文化角度看，不是互相滲透，而是佛教文化對華夏文化的單向滲透。

我們不妨作些回顧，佛教傳入之前，中國先秦的原文體主要是散文，講究辭達。兩漢之初，出現「賦」，相繼有了駢文。但並沒有在小說領域有所建樹。佛經對中國文學的影響，非本文論述的主旨，前述中已有涉及，此處不贅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佛經的譯出流布，長頌短偈，非但帶來印度音韻學的聲學美，直接影響到中國四聲的建立。南朝沈約等人根據佛經的偈頌，提出四聲。又接受印度聲韻學的方法，創造漢字反切注音。這是華夏文化上的一大進步。要知道反切發明之前，中國辭書上的注音是一個字對一個字的。四聲直接影響盛唐詩制的確立，大家都知道盛唐的詩是我們民族引為自豪的最寶貴的文化遺產。可是律詩和絕句都受句式、字數、平仄和對仗的限制，無奈時，又不得不用

典。當然，好詩很少用典。所謂典，就是過去的歷史上經典事例，不少已形成成語。據統計，中國外來成語中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來自佛教。諸如：一針見血、一彈指間、三生有幸、三頭六臂、不二法門、五體投地、隔靴搔癢、拖泥帶水、心猿意馬、本地風光、騎驢覓驢、冷暖自知、僧多粥少、味同嚼蠟、快馬加鞭、表裡不一、百尺竿頭、苦中作樂、曇花一現、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、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等等，源於佛教的常用典故也很多，如火宅、化城、諸天、天女散花、天花亂墜、當頭棒喝、現身說法、百城煙水、井中撈月、泥牛入海、借花獻佛、癡人說夢等等。更為重要的是不少概念用詞語，原來在先秦文獻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，隨著佛教經典的傳入，成為中華文化的固定用語，現在都已經成為日常用語了，譬如世界、平等、實際、如實、實相、覺悟、信仰、三昧、剎那、知識、方便、煩惱、現行、相對（佛經裡叫相待）、絕對、悲觀、唯心、手續等很多很多。所以，故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對夏衍老人說，如果現代漢語中全部刪除佛教語彙，我們現在的人連話都說不全了。上述種種情況說明，佛教的詞語大大地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，方便了社會的思想交流，在人們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。所以，我們有理由

說，佛教文化早已融入到固有的華夏文化之中，成為中華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。

五、

話說回來，佛教畢竟是有系統的哲學理論的嚴肅的宗教，佛教哲學裡蘊藏著極深的智慧，所以在各類概念分析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；它並非依靠蒙昧主義、神秘主義來建立宗教權威，從而使人盲從。相反，它是注重於智慧覺悟的人文宗教。隨機說法，引喻講經，方便法門，是因為形象化的說法更易為信眾所接受。譬如科學工作者近於法相唯識宗，文學愛好者近於天臺宗、華嚴宗，哲學研究者近於三論宗，美學學者近於密宗、淨土宗，德育和倫理學的關注者近於律宗，而禪宗是總的，或者說近於心理學。因為佛教目的是洞察宇宙人生，對人類的認識作辯證的理性反省。由於各宗修習不同，入門也有差異。天臺、華嚴、三論、法相、律宗都是學經、研經、辯經、講經，好像現在讀博士，有教科書，經過答辯，皆由正門入；淨土念佛，密宗持咒，另闢蹊徑，由淨門入；禪宗參禪，主張頓悟，由覺門入。但趨向的目標是一致的，所以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觀其基本教理總是：「諸法無我，諸行無常，緣起性空。」因此，西方學術界認為佛教是世界上唯一的「無

神教」。

下面我想就此次論題作一簡要的歸納，列表如下：

現實的是具象	因明學中稱為現量	屬感性認識	天臺宗稱假觀
概念的是抽象	因明學中稱為比量	屬理性認識	天臺宗稱空觀
藝術的是形象	是超出因明邏輯的 更高層次的認識論	屬境界認識	天臺宗稱假觀

寓言或喻，應該是屬於形象化的藝術的表示，應屬境界認識。至於境界有高低，不在喻體，而在明「道」。佛經中採用種種方便法門，闡說的總是至高無上的佛道。

《梁皇寶懺》CD 結緣

由朱文科居士恭誦正宗台語梵音CD《梁皇寶懺》整套（十六片）流通，開始接受索請登記。

電話：(02) 23051631 光華寺

郵撥：50075842 光華寺

地址：台北市水源路157號